



苏州名伶故事

# 粉墨春秋

徐卓人 ◆ 著

古  
吴  
轩  
出  
版  
社





苏州名伶故事

粉墨春秋

徐卓人◆著

古  
吴  
轩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粉墨春秋：苏州名伶故事/徐卓人著. —苏州：古

吴轩出版社，2000.9

(苏州故事)

ISBN 7-80574-514-5

I. 粉… II. 徐… III. 民间故事-作品集-中国-古代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45279号

策 划 施曙华

责任编辑 施曙华

装帧设计 周 晨

插 图 马 路

陈草草

责任校对 施曙华

责任印刷 吴鸿立

苏 州 故 事

书 名：粉墨春秋—苏州名伶故事

著 者：徐卓人

出 版：古吴轩出版社

苏州慧桥巷9号 215002

制 版：苏州八方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吴县市机关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40

印 张：4 字 数：50千

版 次：200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册

书 号：ISBN7-80574-514-5/G·107

定 价：8.00元





## 陈明智

陈明智（公元一六三四—一七〇一年），清代

康熙年间的昆剧演员，吴县人，初入角直草台班，后进苏州昆曲名班「寒香班」，以擅演《千金记》中项羽著名，被称为「角直大净」。曾为康熙皇帝南巡行宫献演，深得康熙赞赏，并受嘉奖，继而接旨充宫廷昆曲首选教师，在宫廷二十年，以年老告归。事见焦循《剧说》及《吴门表隐》。



## 【捡来的霸王】

鸡叫三遍，苏州“寒香班”的钱班主已经睡不着了，他今天要带戏班去汪老爷家演戏。汪老爷是苏州城里排得上号的人物，汪家的小儿子20岁生日喜庆，特别来请寒香班，而且戏折单挑《千金记》。《千金记》是写楚汉项羽、刘邦争雄的戏，排场很大，钱班主自然不敢疏忽半点，他让一班人马早早作好准备，一定做到滴水不漏，自己又特别到雷允上药店，挑了一对上好的人参，端着锦盒，先到汪老爷那里报个到。

汪家不愧为大户，五进大院落落大方。汪老爷带钱班主到后花厅去看戏台，说：“我最欣赏的，就是霸王气概，这是我小儿子点的戏，算他孝顺！”钱班主诺诺连声，说：“汪老爷放心，寒香班为老爷演出，恭敬都来不及，绝不敢差迟半点的，我这回用的都是甲等的角色，一定让老爷称心满意。”

话正说到此，忽然汪家门丁急急地跑来，说有人急找钱班主，问是什么人，门丁说是寒香班里的。听说是寒香班，钱班主连忙向汪老爷告辞，来到门口一看，原来是班里的掌衣。掌衣是专管服装的，也负责“拆戏”。所谓“拆戏”，就是

戏班里若有角色因事或因病不能出场，就由掌衣到别的戏班临时聘请演员。所以掌衣那头伤风，钱班主这头必然发烧。现在没等钱班主开口问，掌衣果然说：“真是要紧火不着，今日净角恐怕出不了场了，昨夜他酒肉吃得多了些，半夜开始肩肚子，肩到现在还没停，人软得像个面条，别说唱戏，连站也站不起来了！”钱班主一听，脊梁上顿时冒出一层汗珠，吼道：“还不快去拆戏！”掌衣应了一声，转身便跑。

按规矩，有名的戏班缺人，必须向同样有名的戏班拆借，以利双方提高身价，不可乱来。掌衣四处奔走，遇到熟人便求援告助，谁知这天“凝碧”等名戏班的净角正好都有演出，就连次一等的净角也不空，这可是急坏了掌衣，他屁滚尿流在城里跑了一大圈，依然两手空空。正走投无路，忽然听得旁边茶馆里有人喊他，一看，是票友李小京。李小京一看掌衣那模样，便知道肯定又是为了拆戏，就笑他：“又屁颠颠了，我上去，怎么样？”掌衣跺了一脚，差点哭出来：“真叫你声爷了！我怕要卷铺盖滚蛋了，你还来寻我开心！”李小京从没见过掌衣急到这般模样，便问缘故，掌衣如此长如此短说了一番，说完，便连连叹气。

李小京长期泡在戏园里，方圆数百里的戏班他都了如指掌，谁谁青衣几分





从茶馆里拉拉扯扯拉来了一个人

成色，谁谁净角多少内功，心里都有一本账。现在见掌衣山穷水尽，脑子里噌地就蹦出了个人来，双手一拍，喊了声“有了！”丢下掌衣就跑回茶馆去。

还没等掌衣回过神来，李小京已经从茶馆里拉拉扯扯拉来了一个人。掌衣一看，此人衣着不正，身材瘦小，一张脸也是黄叽叽的，不禁纳闷地问李小京：“他是哪个？”李小京说：“霸王！”“哪里来的？”“捡来的。”掌衣叫了声“爷叔”，一甩袖子要走，李小京拉着那人往掌衣面前一站，弹了弹眼睛说：“告诉你，他是角直戏班的大净陈明智，他演的项羽倒真是拔山盖世呢！也算你老哥有缘，就让他来救你一场吧！”

这一说，掌衣更是惊讶得张了嘴合不拢来，那个被叫作陈明智的，也才恍然大悟，他甩掉了李小京的手，说：“原来是唱戏，李大哥你硬拉什么呀！”

这个陈明智是角直镇草台班的，没有什么名气，寒香班里的掌衣当然不会认得他。但李小京这票友却是无孔不入，苏州城里城外、名戏班草台班，一概不放过，陈明智演的大净他认为最到位，所以常常赶十几里路到乡下去看陈明智的戏，一来两去，彼此混得很熟。今天陈明智到苏州城里来办点事，碰到李小京，两人便上茶馆喝壶茶，恰碰到寒香班要拆戏，真正是无巧不成书了！

陈明智的脾气倒是很爽快，他见寒香班的掌衣一直用怀疑的目光盯着他，也不在乎，只对掌衣说：“救场如救火，这是梨园的规矩，信得过我，去就是了。”

事到如今，掌衣也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了，想想李小京，是个名票，也是钱班主的朋友，总不至于弄个不上台面的角色来，跟寒香班开个大玩笑吧？于是心一横，牙一咬，说：“伸头一刀，缩头一刀，豁出去了，陈老板就拜托你来救场了！”

事情既定，陈明智马上回了趟角直，背着自己的行头来到寒香班。掌衣将他领进汪老爷家，寒香班的一行人马早在那里走台准备，只因净角一直没见，钱班主急煞着脸伸长着脖子正候着呢！现在见掌衣步履匆匆来到，钱班主连忙问：“人呢？”掌衣一指陈明智说：“踏破脚底，好不容易借到了这位！”

就好像定身法突然将钱班主定住了一样，就连所有的演员，也“啊啊”地倒吸冷气。是呀，既为大净，理应身材魁梧高大，嗓音雄浑宏亮，何况，演的还是项羽，这个角色，即使是名演员，也不敢马虎半点，似面前这么个人，身材瘦小，不修边幅，背着个包裹倒像个逃难的，问了他几句，也不认真答，轻声细语只知“是”与“不是”，笨嘴笨舌能唱戏吗？能有净角的嗓门吗？能演项羽吗？一时间，

戏班里一片埋怨声，讥笑声，说掌衣自己不想活，还拉大家作垫背，天打煞！说陈明智，不知是哪个乡下角落里来的，来砸寒香班的牌子，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力气，这能耐！

钱班主的脸色已经憋得铁青，掌衣吓得抖着声只好推出李小京，说：“这位陈老板是李小京竭力推荐的，说他唱的霸王拔山盖世呢！”

听到李小京，钱班主的面色稍稍缓和了些，问陈明智：“你是否真能演霸王？若有勉强，现在还来得及，我们决定禀告老爷临时改戏，算是送你这场戏，改日再为他演出《千金记》。至于你，既然已经来了，答应给你的报酬一文不少仍然给你。”

陈明智静静听完钱班主的话，答道：“我虽不敢说演得很好，但《千金记》演过好几回，自己觉得有点把握。”

钱班主见陈明智固执，只好叹一声：“既然如此，就快化妆吧！”

陈明智不敢怠慢，卸下包裹打开，各色行头被取了出来。特别的是，他先抖开一件用棉絮制成的“抱肚”，也就是胖袄，系在腹部；又取出一双底高足足三寸的厚底鞋穿上，这么一来，顿时变得高大魁伟；然后对镜化妆，只见他左一



威风凛凛，一下惊得众人目瞪口呆

笔，右一笔，上一抹，下一抹，技巧娴熟，画得巧妙，一张瘦小的脸变得轮廓宽阔；最后，戴上兜鍪，穿起绣铠，操槊挺立，威风凛凛，一下惊得众人目瞪口呆。

晚饭后，汪家后花厅里明灯高照，戏台下则摆齐了酒宴，汪老爷满面春风，招呼着各方来宾，这些人都是苏州城里的头面人物，富商豪贾，名符其实高朋满座。大家寒暄客套，谈笑风声，钱班主却依然一颗心紧紧攥在手里。

终于熬到锣鼓响起，开场演出，头场就是《起霸》，说的是项羽率八千江东子弟渡江杀向彭城那一段。只见陈明智振臂登场，龙跳虎跃，臂甩得威武，腿踢得刚健，一招接着一招，执着锦旗跑龙套的差点跟不上他。一套路数下来，他就引吭高歌：

八千子弟渡江来，一鼓便将伪楚摧，

若使到头无误事，声威原足挟风雷。

此刻的项羽，奋髯如戟，振喉如雷，其宏亮其雄厚压倒了钲鼓铙角，不知是否因为声波震动，梁上的尘土突然扑簌簌掉落下来。但听他一字一腔，落地有声，满座佳宾静观绝听，偌大的场子鸦雀无声，所有人已经被项羽叱咤风云、拔山盖世的威武气概震慑了！

一出演完，全场方从疾风流云里回过神来，汪老爷第一个拍案叫绝，连连说道：“绝技不可得！绝技不可得啊！”

这时的钱班主，仿佛突然得了个金菩萨，喜出望外，直趋汪老爷座前，笑着对汪老爷说：“这是我出重金刚刚新聘的净角，特为伺候老爷的呢！”

钱班主这话有半句是真的，他当夜就向陈明智陪不是，并恳请他加入寒香班。第二天，寒香班全班人马凑钱设宴，为陈明智庆功。大家举着酒杯，笑脸相迎，或祝贺，或恭维，或道歉，或致谢。钱班主也做得很绝，他二话不说辞退了原来的净角，说是非陈明智挑大梁不可。陈明智本是善良之辈，见钱班主和全班人员都心诚意笃，便答应了下来。

陈明智正式加入了寒香班，并成了寒香班的领衔主角，声震苏州。寒香班也因为有了陈明智，渐渐名著江南。由于陈明智来自角直，从此艺海江湖就有了个“角直大净”。

## 【一梦成真】

位于苏州虎丘的七里山塘，算是苏州的最繁华处，三百六十行聚集于此，店家商贩各显身手。这天傍晚，一位老人来山塘街遛达，走到山塘桥，发现一群人正围着桥边慌张着。老人走上前去，拨开人群，只见一位十八九岁的小伙子蓬头垢面脸色惨白地裹着一袭破毯子倒在那里。听旁边烟纸店的小老板说，这小子不知哪里来的，坐在这桥边已经两三天了，上几天给了他些粥喝，今天一早看他，见他到现在没睁过眼，恐怕不行了！老人将手按上小伙子的额头，吓了一跳，小伙子的额头滚烫，手脚却冰凉，但见他双目紧闭，呼吸急促，若不救，恐怕真的不行了！老人急忙四下寻找郎中，寻了半天，终于叫来了一位。郎中把了把小伙子的脉，又翻翻眼皮，揪揪肚子，说小伙子是伤寒病入骨髓，看来没指望了，说罢便要走。老人一把拉住郎中的手，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他还有口气，你怎能不管？你要尽力才是。”郎中叹口气说：“不是我不想救，是我没本事救他。”说完，便走了。老人看看郎中的背影，再看看眼前的小伙子，难过地说：“这世道就是这样啊，人家是断定你拿不出钱来呢！”正在这时，一个老尼







老人拍了拍自己的头，才发现这是一个梦